

论高山寺《庄子》钞本的价值

谢明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学界对高山寺《庄子》钞本的价值认识不够充分, 目前仅停留在校勘层面上。文章认为钞本在判定敦煌《庄子》写卷真伪、釐清敦煌《庄子》写卷版本系统、考求《庄子》在唐代的流传、纠正《经典释文》讹误、推求成疏本《庄子》原貌和重新认识今本成疏中经疏关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高山寺钞本 敦煌写卷 《庄子》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19) 04-0118-11

日本京都高尾高山寺藏有旧钞卷子本《庄子》(以下简称“钞本”), 乃郭象注本, 现存“杂篇”中的7卷/篇:《庚桑楚》卷23、《外物》卷26、《寓言》卷27、《让王》卷28、《说剑》卷30、《渔父》卷31、《天下》卷33。狩野直喜《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校勘记序》对此钞本作了简单介绍和抄写年代的推论, 并校以诸宋刻本和明世德堂本, 纠正了各自的一些讹误。^①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即成玄英疏本试证》二文从钞本原貌、钞本与宋元嘉本、钞本与唐写本、钞本与成疏本、郭象后语、《庄子》逸文等多个方面对此卷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 并纠正了狩野氏的一些疏误。^②其《庄子校诂》、曹础基等人点校的《南华真经注疏》也都用到了此钞本来校正《庄子》。由此可见, 学界对钞本价值的认识只停留在其校勘价值的层面上, 这是远远不够的, 并且这些校勘在利用钞本时也存在着一一些错误。本文从判定敦煌《庄子》写卷真伪、釐清《庄子》版本系统、考求《庄子》在唐代的流传、纠正《经典释文》讹误、推求成疏本原貌和重新认识今本成疏经疏关系等几个方

收稿日期: 2019-05-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子部文献汇辑集校”(07JJD740064); 宁波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谢明(1988-), 男, 山东新泰人。文学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训诂学研究。

① [日] 狩野直喜《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校勘记》, 东京: 东方文化学院, 1932年, 第1-122页。

② 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5年第22本, 第162-166页; 《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即成玄英疏本试证》, 载氏著《庄子斟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年, 第559-563页。

面，对钞本的价值作系统、全面的论述。

一、对敦煌《庄子》写卷的研究价值

(一) 有助于敦煌《庄子》写卷真伪的判定

自敦煌写卷被发现以后，一些古董商人为牟取暴利而仿造敦煌卷子，因此敦煌写卷的辨伪也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论是斯坦因、伯希和成批量地获得的写卷，还是后来其他人小规模或零星获得的写卷，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写卷都存在作伪的可能。尤其是近些年来，关于李盛铎有没有伪造写卷、其藏品是不是贗品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

关于如何判定一个写卷的真伪，学者总结了多种手段，比如着眼于纸张、墨色、字体书法、题记、印章等，这些似乎可以统称为外部证据。但笔者因专业、学识所限，无法从这些方面作出判断，那有没有可能从内容这个内部证据着手去判定一个写卷的真伪？

王叔岷曾以该钞本与法国巴黎图书馆藏 P. 2688 号《外物》篇相对勘，认为此钞本与唐写本接近，相同之处甚多，^①意在说明二者之关系。其实不仅如此，此钞本还与法藏其它卷子及其它馆藏某些卷子十分相近，而与传世刻本差别较大。

1. 钞本与 P. 4988 相同相近，而与传世刻本异者（表 1）：

表 1

篇名	钞本	P. 4988	传世刻本
让王	书言曰	书	书之
	然而攫之	攫之	攫之者
	天下远矣	远矣	亦远矣
	以忧之戚不得也	忧戚之	忧戚
	善教寡人	善	善哉
	恐听谬	听	听者

^① 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第 164 页。

2. 钞本与羽 019R 相同相近, 而与传世刻本异者 (表 2):

表 2

篇名	钞本	羽 019R	传世刻本
让王	道之真以持身	持身	治身
	今之君子	今之	今世俗之
	岂不命也哉	也哉	邪
	作难杀子阳	作难	作难而
	而从于王	王	昭王
	非臣之罪也	之罪也	之罪
	不伏其诛	不	不敢
	此非臣所以	所以	之所以
	闻于天下者也	者也	也

3. 钞本与 dx00178R 相同相近, 而与传世刻本异者 (表 3):

表 3

篇名	钞本	dx. 00178R	传世刻本
渔父	饮酒成乐不选其具	成乐	以乐
	敢问舍所存	存	在
	夫子曲	夫子	而夫子

由钞本与 P. 2688 对勘的结果 (见表 4) 及以上三表来看, 敦煌写卷和钞本当均非伪卷。若敦煌写卷尤其是李盛铎藏品 (羽 019R) 要造假, 必须有钞本作为依据才能造假, 因为传世刻本几无相应异文可参考。若凭空臆造, 是很难有这么多“偶同”的异文的。而不论是李盛铎, 还是其他人, 当时是不太可能见到藏於高山寺而尚未公布于众的《庄子》钞本的。

同样, 若钞本为伪卷, 则必须参考法藏、李盛铎旧藏 (羽 019R) 和俄藏数家写卷才能造假。或赴敦煌, 在三家未盗运、解送之前抄写、造作; 或赴伦敦、巴黎、北京等地分别参考。前者固无可能, 后者亦不可能。若无相应底本, 钞本与敦煌诸写卷也不可能有多“偶同”的异文的。

(二) 有助于釐清敦煌《庄子》诸写卷的版本系统

20 多号敦煌写卷遍及《庄子》各篇, 两个以上的写卷同属一篇的情况又比较少,

那么有没有可能对其版本系统做出一个大致的分类？

若仅从敦煌写卷来看，似乎不太容易办到；但若结合钞本来看，则会有一些线索。上文已将钞本与 P. 4988、羽 019R、Дx. 00178R 三个写卷对勘，它们绝大多数异文相合^①，而与传世刻本不同。而钞本与 S. 77+P. 2688 异文更是高度重合，与传世刻本不同(表 4)^②。这说明钞本底本与写卷底本一样，应该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剩下的写卷中，有一些写卷与传世刻本相差不大，可能属于另外一个版本系统。还有一些写卷，虽然与传世刻本差别也比较大，但因钞本只有 7 篇，无法与之对勘，未知这些写卷是同属于钞本底本的版本系统，还是另有来源。

表 4

篇名	钞本	S. 77+P. 2688	传世刻本
外物	心若悬于天地之间	悬	县、悬
	[彳遣] ^③ 然而道尽	[彳遣]	僨
	君岂有升斗之水	升斗	斗升
	蹲会稽	蹲	蹲乎
	投东海	投	投竿
	骛扬而奋髻	骛扬	惊扬、骛扬
	制河以东	制河以东	自制河以东
	仓梧以北	仓梧	苍梧
	莫不履若鱼	履	仄
	趣灌渎	趣	趣、趋
	守鲋蒲	鲋	鲋
	其于大达远矣	远	亦远
	死何含珠为	何用	何
	儒以金椎控其颐	濡	儒

① 也有一些不相合的例子，但基本属于通假音变、虚词、通用等情形，如乘与承、一与壹等。

② 需要说明的是：1. 除了明显的讹误字外，表中也未将个别常见形近字（如未末）、古今字（如知智）、通假字（如修脩）等计入在内，因这几种情况受抄手个人因素影响很大。2. 表中“濡”应该是“儒”的通假字，“与”与“誉”“仄”与“厠”亦有通用之例，“石”“硕”形近，这些都很难完全反映底本的真实情形。所以从整体上看，钞本与敦煌本高度一致，而与传世刻本相差很大。

③ “[彳遣]”，可能是“僨”的讹俗字。

篇名	钞本	S. 77+P. 2688	传世刻本
外物	不如两忘而闭其所与	誉	誉
	其载焉矜尔	矜	终矜
	得白龟	得白龟	得白龟焉
	员五尺	员	其圆、箕圆
	七十钻而无遗筭	七十	七十二
	神能 ^① 见梦于元君	神	神龟
	鱼不畏网而畏鵜胡 ^②	鵜胡	鵜鹈
	去小知，大智明	大智明	而大知明
	婴儿生无石师	硕	石
	然则仄足而垫之	厠	厠、侧
	意其非至知	意	噫
	虽相为君臣	相为	相与
	故至人不留行	故	故曰、曰
	为且以豨韦	为且以豨韦	且以豨韦氏
	唯至人能游于世	能	乃能
	跔则众生	众	众害
	天之穿之也	穿之也	穿之
	室无空	空	空虚
	神者不胜也	不胜也	不胜
	不知其然也	其然也	其然
	皆臧	揃臧	皆臧 ^③
	可以已沐老	已沐老	休老
	可以已遽	已	止

① “能”，被涂改为“龟”。

② “鵜胡”，原作“鵜鹈胡”，依钞本体例改。关于钞本体例，本文不再展开，拟另文探讨。

③ “皆”，双鉴楼藏南宋蜀刻本作“皆”，当为形近讹字。

二、对《庄子》文本在唐五代演变情况的研究价值

唐前《庄子》文本的流变情况有《经典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可以参照，五代宋初则有陈景元《庄子阙误》可以依据，那么在唐至五代这段时间里，《庄子》文本是如何演变的？除了《庄子阙误》中提到的天台山方瀛观宫藏本和文如海《庄子正义》本^①外，一般可依据的材料即 20 多号的敦煌写卷。写卷数量虽然不少，但有些卷子较短，所存文本信息不多，多个卷子同属一篇的情况又较少，这都会制约对《庄子》文本的研究，尤其是对版本系统的判断。而钞本共存《庄子》33 篇中的 7 篇，除前两篇天头地脚稍有残损外，其它各篇都十分完整，是研究《庄子》文本及其演变的绝佳材料。狩野直喜初步判断，钞本的抄写年代在日本镰仓（1185-1333 年）时代。^② 若此判断不错，则钞本底本至少是宋本。而根据其它证据来看，此钞本底本应该是在唐五代形成，^③ 时间上与敦煌写卷正好有不少重合，数号敦煌写卷存有钞本 7 篇的内容，二者正好可以相互发明，上文已做了一些对比。由对比的结果，我们可以获知一些《庄子》文本流变的情况：

（一）《释文》之后《庄子》又产生了不少异文，文本更趋多样化

尽管我们推测《释文》在唐代有较大影响，并在上文作了一些论证，那是不是几乎囊括所有当时所见异文的《释文》成书、流布以后，人人皆以之为准，《庄子》不再有新的异文产生？与钞本对勘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异文不但有，而且数量巨大。除了不少讹文、虚词、十分常见的通假、通用字等情况的异文外，还有不少与文意十分相关的异文。兹每篇中各举一例（表 5）：

表 5

篇名	钞本	传世刻本
庚桑楚	越雉 ^④ 不能伏鹄卵；雉之与鸡	鸡、鸡
让王	不事于势	世
说剑	臣之所奉皆可	士
渔父	人处其事	忧
天下	老弱孤寡，皆有以养	老弱孤寡为意

（二）产生了一个很可能带有定本性质的新版本

① 二本虽然属于唐代，但异文很少。

② [日] 狩野直喜《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校勘记》，第 1 页。

③ 关于这一点，拟另文探讨，本文不再展开。

④ 钞本原作“鷄”，乃“雉”之异体；下文原作“鸡鷄”，“鸡”乃抄手误抄，改为“鷄”，这是钞本体例。

上文已指出, P. 4988、羽 019R、Дх. 00178R、S. 77+P. 2688 数个写卷的底本一样, 应该都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这一现象值得思考, 一个地处西域的敦煌, 一个远在大海之东的日本, 怎么会抄写了同一版本系统的《庄子》? 考虑到二本(或其底本)无论以何种方式传入, 它们底本的共同版本来源, 都应该是一个通行且很可能具有权威性质的本子。否则, 这种巧合似乎不好解释。

唐朝皇帝以老子李耳为始祖, 以道教为国教, 自然就会重视道家经典。为统一文本内容、经义思想, 儒家经典既已形成定本——《五经正义》, 那么包括《庄子》在内的道家经典是不是也要统一? 唐玄宗比前代皇帝更加重视道家经典, 并专门设立了“道举”一科, 鼓励、选拔精通老、庄、文、列四子真经的人出仕。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想像会没有一个官方定本。《新唐书·艺文志》:“甘暉、魏包注《庄子》。”注曰:“卷亡, 开元末奉诏注。”^① 这个“奉诏”注本应该就是一个官方定本。此定本一旦形成, 流布必然较广, 影响自然也较大。按照道理, 无论何人要抄写、传布《庄子》都应该首选此本。那么, 钞本和敦煌写卷底本的共同来源或许就是此本, 或者是跟此本有密切关系的某本?

三、对《释文》的研究价值

(一) 纠正今本《释文》讹误, 揭示后人所作的改动

自从清代以来, 就有学者不断对《释文》进行校勘, 至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可谓总其成。黄氏参前人之说, 按以己意, 发明之处不少。然校书如扫落叶, 旋扫旋生, 任何著作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钞本底本是一个唐代写卷, 有一部分异文来源于《释文》的底本和或本^②; 以钞本与《释文》对勘, 则可校正《释文》流传过程中的一些讹误, 亦可补前人校释之不及。

1. 《庚桑楚》:“勉勉闻道达耳矣。”

“勉”, 钞本作“晚”。《释文》:“勉闻道, 崔、向云:勉, 强也。本或作晚。”

按:“晚”字书所不载, 未知何字。《释文》或本是钞本底本来源之一, 钞本之“晚”当即是《释文》或本之“晚”, 二者形近而讹。“晚闻道”文意可通, 成疏本、《南华真经章句音义》^③ 皆作“晚”, 可证。

2. 《外物》:“鱼不畏网而畏鸛鹞。”

“鸛鹞”, 钞本、P. 2688 作“鸛胡”。《释文》:“鸛, 徒兮反; 鹞, 鸛鹞, 水鸟也。”

按:此条《释文》各版本皆无异文, 包括《经典释文汇校》在内的各家亦皆无校勘, 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释文》要为难字、多音字注音, “鹞”字属于此

①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 59《艺文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 第 1518 页。

② 本文所谓“或本”是指《释文》中标明“本亦作”“本或作”“又作”等字样的异本。

③ 此书以《释文》为主, 参以己意而成, 故多有可与《释文》相照应之处。

例，当如《尔雅·释鸟》“鹞”字条一样，音注为：“鹞，音胡。”为何此处“鹞”字无音注？由钞本和敦煌写卷提供的线索，则可知“鹞”本当作“胡”。《释文》之所以无音注，正是因为“胡”字不需要注音。今本作“鹞”者，乃涉“鹞”字类化而讹，或依通行本所改，当非《释文》原本之貌也。

(二) 有助于认识《释文》在唐代的影响和地位

自清代以来，《释文》备受学者重视，但关于它在唐代的影响，经籍似无直接记载。稍有一点信息的是《旧唐书·儒学传上》：“太宗后尝阅德明《经典释文》，甚嘉之，赐其家束帛二百段。”^①从钞本与《释文》底本、《释文》或本（表6）、《释文》所载元嘉本的密切关系来看，^②《释文》是这个新版本异文的主要来源，也是《庄子》校勘时的最重要依据之一。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释文》在唐代的影响和地位。

表 6

篇名	钞本	《释文》或本	传世刻本
庚桑楚	晚闻道	晚 ^③	勉
	终日号	号	嗥
	嗑不嘎	嘎	嘎
	虽虫能虫	虽	唯
	介者移画 ^④	或本、崔本：移画	移画
外物	守鲋蒲	鲋蒲	鲋鲋
说剑	以弊从车	从军	从[者]
渔父	还向而立	嚮	乡
天下	巍然而有余	魏	岿
	连抃无伤	抃	犴

四、对《庄子阙误》所载异文的研究价值

《庄子阙误》以景德四年（1007）监本为底本，对勘当时所见八种版本，汇聚所有异文而成。这八种版本是：江南古藏本，徐铉、葛湍校；天台山方瀛观宫藏本，徐灵府

①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89《儒学传》，第4945页。

② 关于钞本与元嘉本的关系，可参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第162页。

③ 《释文》原作“晚”，实为讹字，参上文。

④ “画”，原作“书”，当为讹误字。

校；成元英解疏，中太一宫本，张君房校；文如海正义，中太一宫本，张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宫本，张君房校；散人刘得一注，大中祥符时人；江南李氏书库本；张潜夫补注。^①

八种版本中以徐灵府所校天台山方瀛观宫藏本和文如海正义本为早，其余皆为五代宋时版本。对于这八种版本异文的来源，蒋门马认为：“‘旧阙’、‘旧作’皆为《庄子》原文，其余异文皆为讹误，未分析者无一例外。探究《阙误》所载众本之有种种异文，不外乎据郭象注、成玄英疏篡改正文，或据句法文法增补正文，‘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辄就增损’。”^②

《庄子阙误》中标明“旧阙”“旧作”的，实际上是景德监本与八种版本相一致的异文，它真正反映的景德监本《庄子》之貌。而景德监本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是“《庄子》原文”，其它版本与景德监本不一致的地方也未必不是《庄子》原文。武断认定“其余异文皆为讹误”，皆为“篡改正文”而成，从逻辑上就难以讲得通。而钞本则可印证八种版本的部分异文，实际上是有来源的，并不是该本的抄手篡改正文而来（表7）。

表 7

景德监本	钞本	江南古藏本	江南李氏书库本	张校郭注本
休老	已沐老	休老	休老	沐老
恐听者谬	恐听谬	恐听者谬	恐听者谬	恐听口谬
不以利	不以羨	不以羨	不以羨	不以利
娱于颍阳	虞于颍阳	虞于颍阳	娱于颍阳	娱于颍阳
可谓至极	虽未至于极	可谓至极	虽未至极	可谓至极

由上表可以看出，八种版本中江南古藏本、江南李氏书库本、张君房校郭象注本各有1-2条与钞本相应。钞本底本是唐代《庄子》写本，这三种版本是五代宋初版本，^③这就说明这三种版本有一部分异文来源于钞本底本的版本系统，并不是蒋氏所说皆为抄手通过郭注成疏、句法文法篡改、增补而来。“已沐老”条和“恐听谬”条还可以分别在P. 2688、P. 4988中得到印证，更加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个例可以说是偶合，但这里显然不是个例；而且有些异文通过蒋氏所说的方法，是没法“篡改”成的。

① [宋]陈景元《庄子阙误》，《道藏》，第1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59页。

② 蒋门马《陈景元〈南华真经阙误〉疑谬辩正》，《诸子学刊》第1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89页。

③ 江南李氏书库本年代不详，估且算作宋初版本。

五、对成疏本《庄子》研究的价值

王叔岷在《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即成玄英疏本试证》一文中，列举了不少钞本与成疏相合的例子，以证明钞本即成疏本。无论同不同意王氏之观点^①，都不能否认同属郭注本《庄子》的钞本和成疏本关系密切。王氏所举例子虽然意在证明钞本即成疏本，但同时也揭示出了成疏的部分面貌，这一点王氏似不曾注意。了解了成疏本的部分面貌，有助于重新思考今本成疏中经与疏的关系。具体说来：

(一) 能够为成疏本原貌的推求提供可靠证据 (表 8)

表 8

篇名	钞本	成疏	诸宋刻本 ^②
庚桑楚	胡不相与尸而祝之	何不相与尊而为君	子胡不
	不厌眇深	眇，远也……远迹尘俗，深就山泉	深眇
	儿子终日号	终日嘯号	嘯
	人见其企 [企]	企，危也	跂
	解心之缪	缪，系缚也	缪
外物	升斗之水	升斗之水	斗升
	故至人	是故达人	故曰、曰
	可以已沐老	以此而沐浴	休
寓言	故曰言无言	故曰言无言也	无言
让王	三世煞其君	频杀君王	弑
	以持身	以持身者	治身
说剑	以弊从车	以充从车之币帛	从者
	晋卫为脊	晋卫二国近赵地 ^③	晋魏

^① 关于这一点，本文不再展开，拟将另文探讨。

^② 《庄子》经注疏合刻本起于宋，故本文以诸宋刻本与之对照。所谓“诸宋刻本”是指：1. 海源阁旧藏南宋高宗鄂州本（现藏国家图书馆）；2. 涵芬楼旧藏南宋合璧本（现藏国家图书馆）；3. 双鉴楼藏南宋蜀刻本（现藏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4. 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南宋刻本《南华真经注疏》。

^③ 此据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所引成疏。

篇名	钞本	成疏	诸宋刻本
渔父	长幼无序	长幼曾无次序	长少
	鄙朴之心	嗟其鄙拙	朴鄙
	见贵不尊	见可贵而不尊	贤
天下	时有所不用	时有所废	用
	至是而已	而已矣	而止
	无厚不可积也	只为无厚，故不可积也	无
	轮行不蹶于地	是以轮虽运行，竟不蹶于地也	轮不辍地
	无	无	孤驹未尝有母

由上表可以看出，若无钞本作为参照，是很难确定成疏正文原貌的。正是有了钞本的参照，我们才能得知成疏本部份真实面貌。

（二）有助于重新认识今本成疏经文与疏文的合刻关系

今存早期的《南华真经注疏》共三种，本文以第一种和第二种为例进行说明：第一种是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南宋刻本，第二种是《道藏》本，王重民谓此本“渊源之古，在其他诸刻之上”^①，第三种是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所藏室町时代古写本。尽管有个别学者在校勘《庄子》文本时，已经注意到通过成疏逆推出来的文字与正文有不同，但似乎尚未见到有学者系统探讨今本《南华真经注疏》经文与疏文的对应关系。

由上表可知，今本《南华真经注疏》正文的底本不是成玄英当时作疏时所用底本，二者存在重大差异，它反而与其它宋刻本十分接近。《道藏》本的确有个别文字，比其它成疏本更接近于底本原貌^②，但数量很有限，整体上仍然十分接近诸宋刻本。也就是说，今本《南华真经注疏》这个经注疏合刻本不是当时成玄英所作的经注疏合抄本，这个合抄本亡佚了。或者也可能是成疏成书时，疏文单行，没有所谓的经注疏合抄本。笔者赞同第二种可能，关于这一点，另文探讨，兹不再展开。但无论哪种可能，都不能否认今本《南华真经注疏》是由后人以成疏和另一版本的郭注本相配而成。如果没有钞本参照，这一点是不容易得到确凿证据的。

另外，钞本还有助于认识唐代郭注本、成疏本的某些情况。钞本和敦煌 20 多号写卷皆是白文本或郭注本，并没有一件成疏本；这除了可以说明郭注本在唐代占据绝对的优势外，还可以看出成疏本似乎在唐代并不那么流行。

^① 王重民《校〈道藏〉本〈南华真经注疏〉跋》，《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6期，1930年11月。

^② 这一点王叔岷在将《道藏》本成疏与钞本对勘时已举例，可参。